



梦想着偶然有一天再相见

红孩

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初秋中午,趁大人们都在午睡,我偷偷地一个人跑到村后的稻田去捉青蛙。水稻这种作物,一亩过了一月,疯长得很快,几乎一天一个样。这才过一个多月,那秧苗就已经高到腿肚了。到了这个季节,稻田里的水变得少了,蜻蜓差不多都消失了。这时候,稻田里最活跃的便是青蛙。

捉青蛙的办法有多种。我喜欢像钓鱼那样钓,即将一个小青蛙拴在线头上,往稻田里一丢,竹竿轻轻上下移动,很快就能招来大个的青蛙。大青蛙咬小青蛙的狠劲,一点也不亚于鱼咬钩,一般人捉不住青蛙,青蛙是不会撒嘴的,通常是,右手将竹竿猛地一收,左手的布口袋迎着青蛙过来的方向一提,那青蛙就会老老实实地跳将进去。我的最好成绩是,两小时能捕捉到三十只。

青蛙拿回家,要么当天就将其拦腰斩断,保留两个肉腿,用油炸着吃。要么过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再炸。青蛙腿的美味不是鸡鸭鱼蟹可以比拟的,在那个贫穷的时代,我们因为能吃 to 青蛙腿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当然,在生态保护已经成为当下最热的词语时,谁再捉青蛙那可就是天理不容了。事实上,在如今的许多乡村,已经很难再见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象了。

这天中午有些闷热。我顺着垄沟往稻田的深处走。村子的四周有三个电台,电台之间有几十个高大的发射架,发射架连接着无数的电线,在春秋之际,我们许多的玩伴常常爬到铁架子上去玩耍。有个叫铁蛋的孩子,竟能爬到五六节铁塔高,少说也有三十多米吧。很多人看着我们这么危险的玩法,常呵斥我们,说远处的电台有瞭望哨,弄不好弄兵会一枪把我们打死。这样一想,我们就只好再爬那么高了。

在一块稻田的茂密处,我停住脚步,将钓竿准备好,然后弯腰在龙沟里捉小青蛙。小青蛙很多,三五除尽,就能逮上五六只。我将其中一只拴在钓线的尽头,将手中的竹竿用力一甩,那小青蛙便嗖的一声扎入稻丛。按往常,我只需碰上几次,就会有大大的青蛙咬上小青蛙。可今天,我一连逮了七八分钟,也不见一只大青蛙出来。莫非,青蛙也有睡午觉的习惯了?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忽然从远处的稻丛中霍地飞起一只大鸟。我不由得惊叫道:丹顶鹤!

北京郊区的池塘里时常会有不同的鸟类逗留栖息,我当时见到最多的是麻鸭、鸳鸯、鸳鸯、白鹤,当然还有各种雀鸟,如麻雀、小燕、黄鹂等。像丹顶鹤这样大的鸟也曾见过,但这一只究竟是不是,也无从考证,姑且就先叫它丹顶鹤吧!这只鹤站在稻田中央,能有一米多高,它不停地向我站立的方向张望着,似乎生怕我要把它怎么样。我一点点向它靠近,当还有三四十米高时,它忽地飞了起来,身子却是向一侧倾斜,一颤一颤的。显然,这是一只受伤的鹤。我看着那鹤飞上了发射塔,至少在第十节,约五六十米高处。我抬头目不转睛地看着鹤,它则将目光伸向更远的远方。我猜想,它是不是在等待着寻找它的恋人或者是它的孩子?

我在发射塔下站了十几分钟,见那鹤没有任何动静,就想再钓几只青蛙。可是,一想到那鹤伸向远方的目光,我就再也无心钓青蛙了。不论对于大青蛙还是小青蛙,它们都有着自己的父母、儿女和恋人,如果我把它们钓走,再残忍地将它们杀死,以此换得美食享受,那岂不成了法西斯吗?想不到,我的手开始打颤。我知道,从此我再也吃不到自己获得的青蛙腿了。

我慢慢地走出稻田,站在公路上,再抬头仰望发射塔上的丹顶鹤时,那鹤已经不见了。我的心情不由变得怅怅的,我既希望那鹤能尽快找到它的归宿,也希望它赶快好起来。如果有可能,明天或者明年,我们再相见。

字文),老师难释其疑说,作者周兴嗣太令人惊讶,皇上给他一千字,他一个通宵就组合成250个四字句,还都稳稳落在韵脚,惊为天人哪。这些评价像是过渡,然后,却又进入一个系列里。老师板书了历史名人呼延灼、胡震亨、张元济、朱希祖、张乐平(如是现在,老师或会上步鑫生和余华)。老师说,这呼延灼,你们片子上也有,天威双鞭将。他不愿被招安,跑我们这里隐居,为避奸佞迫害,将军后代改姓吾。座中另一生举手起立说,老师,我就是吾,我家把呼延灼叫做祖爷爷。班里便有了一阵激动。老师走到吾同学身边,手按在他后头上说,吾家英雄辈出!老师接着介绍其他几位名人,让大小蒙童们心中汹涌着强烈的自豪感。

母亲从县城返回了小镇,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回上海去。我最后一天听老师的蒙学课。

老师指着讲台上的一块约五寸见方的泥土讲着课,一边板书“水稻土”“潮土”“盐土”“红壤”,一边说了取土位置,土壤颜色。老师说,皇天之覆、后土之载,就是我们牵肠挂肚的生活。课间,我们依旧休息10分钟,却出了个意外,着实惊吓到了老师。因为有阵雨,这天学生们都带着伞。一个叫“彬官”的同学举着撑开的油布伞,用伞檐头逗弄我的脸,突然一下戳破了我的右眼角,血流如注。彬官同学闯了大祸,撒腿向河边逃去。老师又惊又急,抱起我就往镇卫生所跑。老师又怕彬官同学出意外,托跟随着的吾同学说去告诉彬官,老师知道这是意外事故,不会苛责他。老师这是为了稳定彬官的情绪。我的血沾满了老师的短袖白衬衣,听得老师竟祈祷起上苍保佑我。医生给我止了血,并仔细检查眼部受伤情况,终于给出让人放心的结论:右眼角皮肤有两毫米裂口,伤口已清洗止血;眼球未见受伤。老师胸怀里没有偏袒,没有偏爱,有的是一视同仁的大爱。

第二天,我和母亲吃过早早饭,阿姨一家就送我们到镇上船埠头。

县城开出的早班船鸣着笛,准时到了小镇。老师竟然踏着鸣笛声赶到船埠,送给我五六支装着蟋蟀的竹管筒,还有杀好洗净的三条一斤大小的乌背鲫鱼。老师说,蟋蟀是大地的勇士,乌背鲫鱼是庄柴湖特产。我用力点点头,眼角已噙着泪花。我告别阿姨一家,告别老师,跟着母亲上了轮船,船埠头退远了,我还向着岸上挥手。船左转,穿过南宋初年留下的这如虹壮丽的石桥,在盐嘉塘里航行,两岸桑树不断向我迎面。

我对母亲说,这条河叫盐嘉塘;我对母亲说,岸上长桑树的土叫潮土。



在街上,信代猛地一仰脖将剩余的汽水喝光,并夸张地打了个响亮的嗝。快乐是可以感染的,祥太也像模像样地学起信代,喝下一大口汽水,发出同样响亮的打嗝声。

汽水喝完了,瓶中的弹珠却留了下来。晚上,回到他们的欢乐之家,祥太举着弹珠,仔细端详。妹妹友里凑过来,好奇地问:看到了什么?

“祥太回答:“看到了一个宇宙。”

后来,当警方破案,失踪的友里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小小的弹珠又传到了她的手中。无人陪伴,孤独袭来,她想让妈妈看看这神奇的弹珠。正忙着化妆准备出门的妈妈却厌烦地一把将她推开了。



秋之诗(水彩) 颜文樑 综合

蒙师 李宗贤

没想到老师会问这样容易回答且是我愿意回答的问题。我眼前又闪过了高岸、河滩和船行中时时让我看不清对岸景物的宽阔水域, 河流北岸上俯着肩背吃力拉纤的纤夫, 形制方圆大小不同的草亭, 一片片低矮的桑树, 河滩上的放牛娃, 正饮水的黑褐色水牛, 河道上随处可见的水草, 渔用的水中草帘栅栏……我随口报着名词:高岸, 河滩, 纤夫, 草亭, 桑树, 放牛娃, 水牛, 水草, 草帘, 浪潮——这有点像是提炼文章的关键词, 这些词我大多能说不不能写。周老师看起来有点惊讶, 但无疑很满意我的回答, 快速用板书录下这一组词语, 让同学们认读。

周老师又问, 嘉兴直通我们这小镇的河流叫什么名字? 同学们都有些愣, 每天来来去河边, 却说不出河名。我更说不上来。高年级男生琪官勇敢举手答曰:塘河。周老师笑笑, 在黑板上飞快画下水系图, 然后用红色粉笔描红描粗其中一条河, 注上三个字:盐嘉塘。黑板上的草图一目了然:盐嘉塘从西北偏北的嘉兴方向直线通达东南偏南的小镇, 然后往东折去, 直线通达县城的天宁寺漾。老师戴着黑板说, 我们平时都生活在盐嘉塘河边, 她相当于我们的母亲河, 我们应该爱她, 了解她。

周老师的课多以家乡水土风物人事作引子展开, 总情不自禁把多情化入到讲课中, 后面日子的课里, 老师便由河流讲到湖泊, 列举南北湖、千亩荡、三牌楼漾、马腰湖、庄柴湖等湖、荡、漾, 顺手写上黑板, 教我们认读。他指着“庄柴湖”说, 自己当年读县中时, 都叫它瓦尔登湖。我们这帮大小蒙童谁都不知道瓦尔登湖是什么湖, 在哪里, 但知道老师在赞美庄柴湖。老师又说, 这小镇最早是长兴县即嘉兴市的八大护卫城池之一, 那阳尚处春秋后期, 孔子也才37岁呢!

洋片里有一套叫诸子百家的, 领头的一张就是孔子, 看上去已上古稀之年。孔子中年时侯这小镇就有了! 我们幼小的心灵都有点激动。教室安静。人的天性总愿意让渺小的自己和伟大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 联系得越多, 自己的渺小似乎就减去过多多。

老师循着既定思路组织着蒙学内容。课前都是要背诗一段“三百干”的, 老师还会即兴评价几句。伙伴们背完“融四岁, 能让梨”, 老师说, 这孔融明明是个孝义之子, 曹操却以不孝之名杀了他, 人事真可笑。伙伴们背完一段《干



岁月书

蒙师

三镜耀日呢。

我住东屋北间。母亲住东屋南间。睡前我在屋前白场上自家的水井边冲澡, 望见圆圆月亮位置偏在南边, 投影在水湾里, 有一种空灵静谧的境界。冲完澡躺在罗纱帐里的凉席上, 我闻着夜风吹来水田里秧苗的清香, 享受着乡下四野空旷的宁静, 这宁静包含着青蛙的叫声。阿姨也睡在东屋, 和我母亲一床。我在北间听她们在南间絮絮叨叨说半宿的话, 阿姨说, “双抢”正忙过, 两个孩子累坏了, 这两天刚歇下来。阿姨狠下心让他们义务参加公社的“双抢”劳动, 既割稻打谷子, 又插秧耘秧苗, 让表哥表姐懂得稼穡之艰、粮食之贵。她们说着农家事, 我总是听着听着那好听的海盐腔, 不觉沉入甜甜梦乡。

我很快有了乡下玩伴。我们年龄参差不齐, 相差达七八岁。我想带给他们城市的游戏, 伙伴们似乎没多大兴趣, 他们甚至不太明白斗蟋蟀是怎么回事。我隐约感觉到, 城乡不同, 人们的兴趣也不同。乡间游戏的主要内容是骑牛、摇船、割羊草、打水漂和扑洋片(香烟牌子), 其中前三项准确说就是农活。当然, 我们也兴趣盎然。我学会了打水漂, 看碎瓦片撞击河面、溅开点点水花, 一路窜向对岸; 我学会了割羊草, 左手揪草, 右手挥镰——我左手食指上还留有镰刀割破皮肤后留下的刀疤; 我学会了扑洋片, 手心虚拱着扑击桌面, 让窜出的气流掀翻对方的洋片……

母亲要去族祠里祭祖, 还要在县城爷爷奶奶家和外公外婆家都住几日, 陪老人说说话。她叮嘱我, 没有大人搀住手, 不许去河边。还叮嘱, 周老师的课得天天准时去听。

割稻打谷插了秧, 学生们重回校园竹林子东面的教室。我是首次坐进教室。周老师先让大家齐声背诵《三字经》开始的一段, 大家背得熟练流畅; 又叫背杨万里(插秧歌), 大家背得生涩疙瘩。我见学生们都带着一叠老师刻字油印的教材。伙伴们告诉我, 里面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唐宋诗选》。听大家背诵《插秧歌》, 老师说:不熟练! 学生们就继续背, 等背得稍熟练些了, 老师便开始讲新课, 他有意从我这里引出新课, 看着我, 说, 宗贤同学从嘉兴坐船来我们小镇, 请告诉同学们, 我们轮船行途中你看到了什么?



知味

波子汽水

张楠

来品”丰富的香江, 当然不会以为此种汽水多么稀罕, 但因不常喝, 竟也鼓捣半天, 才终于想起该如何将瓶口打开。

还有一次与波子汽水邂逅, 是在台湾新北金瓜石。金瓜石曾因日本侵占者在此开采金矿而闻名, 金瓜石金矿渗透着台湾矿工的血与泪, 台湾导演王童执导的《无言的丘匠》就是以金瓜石为背景, 还原了那一段风雨腥风的历史。如今金瓜石早已换了人间, 成为新北一处游览胜地。下山后, 我一时口渴, 在路边小店居然发现了波子汽水。不过, 这里叫作弹珠汽水, 并书写在一块木板上, 俨然成了店家的“看家饮品”。我与同伴各自要了一瓶, 小店对面斜坡上置放着石桌石凳, 我们过去坐下, 摆上弹珠汽水。绿莹莹的瓶身反射着天光云影, 仿佛也将一山的雾霭和绿意蓄积。面对满目青山, 我们不时喝上一口, 顿觉神清气爽, 惬意尽消。

波子汽水毕竟不是随处可见, 至少便利店里难见踪影, 非要到一田百货那类日货店里才有。近来, 在是校裕和那部大热的《小偷家族》里, 我们又一次与波子汽水相遇了。镜头里, 妈妈信代和儿子祥太走在街头, 两人手中各自举着一瓶波子汽水在开怀畅饮。

无私才能无畏, 多为老百姓做事谋福利

反革命, 再到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 我们广泛发动青年, 成为党的亲密助手。从学校到工厂, 从商店到地区, 都建立了团的组织。到 1956 年, 长宁区建立了 2 个团委, 46 个总支部, 602 个支部, 有团员 13824 名, 还在各个小学普遍建立了少先队组织。

办群众最需要解决的事

“文革”10 年, 我两次靠边审查, 被分到黑龙江呼玛县插队落户。当时对“文革”很不理解, 但我们对知识青年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粉碎“四人帮”后, 我落实了政策, 到长宁区委和区政府工作。十年破坏、百废待兴, 怎样才能获得人民群众信任、怎么重塑党和政府形象? 我们当时就想, 到群众中去! 老百姓最需要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我们广泛收集意见, 梳理了急需解决的四件事: 造桥、铺路、修房和抓菜场。

那时, 沪杭铁路经过长宁, 火车一来, 马路就被拦起来, 每天要被拦几十次, 老百姓有时一等就是 20 多分钟。西面国棉五厂、申新二十一厂等处的工人为此叫苦连天。我们去和铁路部门商量, 但对方说线路没法一下子改变。于是我们想, 能不能架座人行天桥? 当时区政府每年能靈活调用的资金也就八九十万元, 经费捉襟见肘。区长王庄霄到处“化缘”, 从外地拆了座铁路桥, 又动迁了两户居民, 一共花了 15 万元造了座天桥, 解决了通行问题。老百姓拍手称快。

老百姓最难的还是住房问题。我当副区长时, 到长宁路查看一处棚户区, 里面住了 1000 多户居民。一家四口人就挤在一间屋子, 一个人洗澡, 全家都要跑到外面, 里面道路也非常狭窄, 去世的人都没法被平抬出来。那里的老百姓太苦了。我们当下决心拿出几年的财政经费, 拆掉后重建了近 6 万平方米房子, 铺设了绿化, 建了养老院、托儿所, 再让居民搬进去, 居民直呼共产党万岁。

(上接第 1 版)1946 年 10 月, 在同学徐惟诚的教育帮助下, 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 14 岁。

1948 年初, 我担任南模中学地下党的党支部委员, 并被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在地下党领导下, 开展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等运动, 遭到学校多次警告, 父亲怕我出去“带坏”别人, 就把我锁在家里。是真的上了两把锁, 一把在房门上, 一把在我脚上。一日三餐也都是送到房间里吃。6 月底, 我锯断了锁链, 趁母亲在灶台忙的时候, 翻出铁门逃了出去。后来,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苏北解放区。我在华中党校学习一段时间, 当了一名地下交通员。我们领受任务, 穿越封锁线, 经历了生死考验。

接管上海开展青年团工作

当时, 像我这样从上海撤退到苏北解放区的同志有 1000 多名, 后来中央决定让我们全部回到上海参加接管工作。我在丹阳参加了集训。陈毅同志很形象地跟们说:“解放上海就等于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 你既要把手鼠抓到, 也不能把瓷器打碎。”现在看来, 在丹阳的学习十分重要, 明确了我们不只是从军事上占领上海, 而是政治、经济、军事全面接管, 更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界人民来搞建设。

我们是 1949 年 5 月 26 日从丹阳乘火车赴上海, 晚上到达南翔。地下党派车来接我们, 次日早晨到上海交通大学。住在交大新的新文治堂, 新文治堂还没建好, 都是水泥地, 桌椅板凳都没有, 我们就把铺盖铺在水泥地上睡觉。按照上级安排, 我被分在青年团系统, 接管了陕西路上两处三青团机关。之后分到徐区长(后来拆分为徐汇和长宁)工作队, 共有十几个人, 年龄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当时团工委书记是钱其琛同志。我担任秘书。我们带领团员青年参加党的中心工作, 发展团员。发动很多青年参加军干校。

当时大家干事热情高涨。从取缔银元贩子, 庆祝解放大游行, 到参加抗美援朝、镇压

公司党委会时, 党委书记、董事长由区里选派, 总经理由市里选派。税收全部归区里征收。这样的模式, 把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 经济建设究竟怎么做, 大家没什么经验。随着虹桥、古北的开发, 我们开始意识到长宁区的特色和功能定位: 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到了 1992 年,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 我们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 因此我当时代表区委提出“依托虹桥, 发展长宁”的口号。此后历届区委区政府接续奋斗, 所有人盯着一个目标, 前赴后继一代代坚持做下去, 长宁区的特色也越来越显现出来。

只要是对老百姓有利的, 当时我们很多干部敢想敢试, 婚前体检、新婚姻法、孕妇学校、父母学校, 长宁区法院还率先建立了少年法庭, 检察院后来成立了未检科, 公安把未成年嫌犯分开关押。我们还对街区授权, 以便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当时跟区里干部说, 做事情不要一上来就问有文件吗? 许多问题是在实践中用创造性办法解决的, 这就是改革创新。我也经常告诫干部, 做事不要考虑个人得失, 而要考虑到老百姓做事谋福利。这样, 才能敢于改革创新, 无私才能无畏嘛!

离休后, 我做了 11 年关心下一代工作。直到现在, 我还在为青少年讲课。我常说,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 为了红旗飘万代, 就要关心下一代, 要教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们还搞了一个爱心育苗基金, 已经救助了 4000 多名学生。我们搞关心下一代工作, 长宁区先后三次获得全国先进, 连以前三次, 共六次(每次五年)获得全国先进。我个人也前后八次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全国最美“五老”等荣誉称号。

入党已经 73 年了, 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努力奋斗。我和老同志们商量, 要做一个对党对祖国有奉献精神的人, 做一个让组织和人民放心的人, 做一个回忆往事, 回顾一生问心无愧、无怨无悔的人。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灿烂的, 年轻同志一定会干出更加辉煌的成绩。